

現代人與現代世界叢刊

光啓出版社

袁國慰譯著

# 現代思潮論



袁國慰譯著

# 現代思潮論

光啓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再版

## 現代思潮論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譯著者：袁 國 慰  
發行者：鄭 聖 冲  
出版者：光 啓 出版 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號

經售處：台灣各大書局

承印者：信義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400)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1段2號

定價： N.T.\$

本社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30207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Thought**

*by*

*Luke Yuan S. J.*

## 前言

在這裡收集的幾篇文章都是最近十年來在國內外雜誌上發表過的。但它們都有一共同的主題即對現代思潮做一番剖析以期對尋求真理的人有開導的作用。

其中三篇是自己寫的，四篇是翻譯或可稱做意譯，來源都在篇後注明，不敢掠美。爲適合中國讀者，我的翻譯相當自由，與原文不盡相符，亦不必去求對證。

我發表的東西不少，收集成書出版的這還是第一本，故請文壇先進不吝指正！

譯著者識

民 57 · 10 · 5

# 現代思潮論

袁國慰譯著

## 目錄

|                         |     |
|-------------------------|-----|
| 一、面對現實唯真是求——中國知識份子的態度商榷 | 三   |
| 二、真理寶座之傾圮               | 一一  |
| 三、近代哲學的特徵及其危機           | 三四  |
| 四、廿世紀哲學的新趨勢             | 五三  |
| 五、西方無神主義的悲劇             | 七六  |
| 六、理想人文主義                | 九七  |
| 七、對生命的深思                | 一〇八 |
| 八、朱力安·赫胥黎的宗教觀           | 一二〇 |





# 一、面對現實唯真是求

## ——中國知識份子的態度商榷

近年來，中西文化問題真是熱門貨。最近因胡適之先生的死更議論紛紛。這問題雖然同胡先生有緣，但若以歷史眼光來看，那怕沒有胡先生，這問題終究要有的。世界在變，文化的變化也不可免。中國知識份子如此熱誠地討論中國文化問題，本來是一種好現象。這表示我們意識到了文化的變動並且該變，因而主動地尋求一條出路。在文化變動中導向工作是需要的。沒有導向的變動，或導向偏差能招致文明的覆滅。歷史上有過許多例子，多少有過高度文明的民族現今又生活在原始狀態下，多少種文化而今只留下廢垣殘壁供人憑弔。

可是讀了這許多名人學者的長篇議論，仍有不少令人迷惑之處。我覺得我們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找到出路的原因似乎在於「蔽」。蔽於外國而不知有中國，蔽於中國而不知有世界，蔽於情感而不知有真理。有的人一味媚外，希望把中國全盤洋



化。這種人大概都是文化販子。西洋學問粘着皮毛，中國學問也不精通。在外國充中國學者販賣漢學，在中國則介紹西洋學說主張洋化。有的人似乎食古不化，以爲只中國有精神文明，洋就是蠻。這種人倒不全是三家村的老學究，許多是道地的學者，洋書也讀過不少的。但是中國人二千年來的自大心作祟，百年來又受盡洋氣，再加看不慣「外國月亮更圓」之輩的作風，他們就抓緊了中國文化價值作自我陶醉。

歷史是殘酷的。往往局限於時空境界，結果只有讓歷史給他下無情的判決。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已被打垮了三百餘年，至今還有西班牙人夢念帝國的輝煌，不肯低首承認西班牙早已是一個不足輕重的小國。「大英帝國無落日」早已爲歷史成語，而英國人猶不肯乾脆地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我們雖不再說：「蠻夷之國，犬羊之性，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道上下。」但也不甘心面對現實，還要一味強調中國的世界地位，好像人多地大就必是強國，歷史悠久就必有真理。事實上呢，中國的世界地位尙有待我們去爭取。來日國勢在乎我們未來的經濟建設，中國文化的價值也要看我們走向那一條路。所以我認爲中國知識份子當今的立場是：一方面要睜開

眼睛，面對世界現實；一方面要謙心學習唯真是求。

我們要睜開眼，面對世界現實。這世界在變，而且變得很快。國與國的界線，民族與民族的隔膜都在迅速地消失。大歐洲聯邦五十年前是純烏托邦思想，痴人說夢；今天呢，沒有人敢保它不會實現。從前一個人旅行歐洲、印度、中國，頓時能覺出文化環境之不同；現在呢，全世界各大都市中，生活方式的分別越來越少，若不注意膚色語言的分別，他辨不清自己在那一國家。世界在統一的進程中，各種文化都步入一世界化的行程。文化是什麼？定義很多。總括說來，不外是一民族社會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及其所有的價值和態度。當今世界的距離縮小，交通及傳達思想的工具的進步驚人。人類的一切都在彼此流通傳遞，時空的拘束已不復存在。最近的搖擺舞扭扭舞不過一、二個月就傳遍了世界各都市。思想的散播較慢，但世界化的趨勢也是顯明的。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文化的世界化也是必然的。我們立場怎樣？再來一個「閉關自守」，我們若再盲目地迷戀中國的一切，不分軒輊，並把非中國土生的都放上一個「洋」字，豈不是要把中國打入博物館內？文化要不停地進化。文化之活力在乎能吸收，能翻陳出新，能創造，能適應新環境。幾時一個文



化盲目屏棄一切外來因素就無異是垂死掙扎的徵兆。

世界化是世界潮流，與洋化不同。洋化是捨棄自己本有的，去盲目效法他人。洋化不問真假價值。我們面對世界現實做抉擇不是洋化。生爲中國人我們愛護尊重中國固有的一切，但我們不必因此排斥一切非中國本有的。我們要吸收一切真的善的美的，不問它是從那裡來的。文化的構成很複雜，包括有歷史、地理、人種等等因素，吸收其他文化的因素並不會洋化。中國文化有歷史，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洋化的危險性更小。胡羌蒙滿入中國，中國並沒異族化；佛教入中國，中國人並沒有洋化。現代史上，日本的現代化又是一例，今日的日本所吸收的西洋文化比任何一東方國家都更多，更澈底，但誰能說日本文化消失了？

就中國文化現狀來說，中國文化已數百年死氣沉沉，近百年來與西方接觸方發生激盪。近五十年來，我們雖然在教育政治經濟各方面力求現代化，但在對中西文化的基本態度上，可說仍沒有正視現實，對中西文化的真正價值沒有作正確估價。其原因是複雜的。政治方面，我們捧着地大物博，四強之一的觀念，未曾客觀認清自己的地位和實力。學術方面，連年戰亂，不允許大量學者出現，也就沒有多少真



正的學術工作。國學沒有用新方法去整理，念通了西洋學問的人也不多。結果知識份子或媚外或自我陶醉。對媚外的人，不值得去辯駁。可是自滿也是盲目的表現。把中國精神文明說得十全十美，似乎毫無所缺，說穿了仍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一套老調，那是行不通的。抱有這種態度則「中國文化」命中註定要壽終正寢。陶尹皮舉出文明的衰弱始自自決的失敗，把創造的結果偶像化，而作自我陶醉。文明的再生則在於吸收新經驗，接受挑戰而再創造。

所以吸收世界文化因素才是正確路線；注入新血，才能使中國文化再活動再創造。在歷史上，中國藝術因通西域而更豐富，煥然一新。中國哲學因佛教而再蓬勃。這不是洋化而是中國文化的新生。總結一句：中國文化有其世界性，則世界文化中方有中國。

自我陶醉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不辨真假，只分華洋。華洋這兩個字本身就很不含混。什麼是中華的？什麼是洋的？所謂「中華傳統」顯然不是五族文化的統稱；即在今日也沒有人稱蒙藏文化爲中華傳統。中華也不似只代表漢族文化。就文化內容說，今日的中國文化中非漢族因素很多；就種族說，今日的漢人血中尙有多少純漢

族血液很成問題。在歷史上漢族同化了異族，同時却也接受了許多異族的生活習慣，生活用具。思想方面，孔儒是道地土產，戰國諸子也假定都是漢族的，至隋唐以後就不能說了。若受佛教影響而生的宋明理學也算國學，（這一點無人懷疑）那我們又有何理由排斥基督教？有人管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叫洋和尚、洋尼姑，殊不知和尚和尼字純是譯音，在中文裡沒有意思可說的。和尚和尼姑又那是中國土產呢？若說中華傳統以時間爲準，則今日我們稱爲洋的，日後能成爲十足中華傳統。佛教就是一例。禪宗自神秀慧能後還有誰稱它爲洋。所以我們不要亂加「洋」字，也不要瞎排斥洋學說、洋教、洋文化。

總之，我們不能用守傳統的精神代替求真的精神。不問人家有幾分真理，也不問客觀真理何在，只用一句話抵斥一切：「這不合中國傳統精神。」作爲中國人就似乎必得以中國傳統精神爲真理的標準，凡不合中國傳統精神的就不是真理，或至少爲中國人不是真理。這種盲目的相對論實在是現代知識份子的通病和大病。無論如何我們先要求真善美，而真善美是有客觀性的。只有真善美有永恆性。如不求真而只求合傳統，無異是給傳統下死刑，因傳統中有真有善有美的，但也有糟糠謬誤



；這些要受時間淘汰，要因吸收更豐富的眞善美而澄清。若要把傳統固定成化石，那就只有保存在博物館內展覽的價值了。

抱定了求真善美的態度中西文化問題也就容易解決。我們不必斤斤較量何者爲中，何者爲西。我們尋求西方的眞善美來使中國文化傳統更豐富，更完美，我們謙心認明中國文化的缺點而求改良，取他人之長以補自己之短。我們辨明中國文化的瑰寶而保存介紹，謀爲世界文化有所貢獻。有這種態度，我們面對世界現勢不怕世界化，也不怕固守中國傳統。若非眞非善，即全世界風行，我亦不爲所動；若是眞是善，則我絕不該因其爲洋，捨之不顧。

自我陶醉的另一後果是無知。因自滿而不求深深研究，所以我們對西方的知識很欠缺。大多數到外國去念書的只爲鍍金，最多求一點實用學問。這當然同我們的國勢和社會情況有關，但我們缺乏做學問的態度也不無道理。國人中，在西方哲學文學上真有深湛造就的，屈指可數；曾下苦功研究過西方歷史文化的就更少了。再例如國人學者對西方宗教的認識往往只限於同若干傳教士的接觸及觀察一些外在表象，殊不知這些傳教士並不足代表全部教會，他們更不是教會的思想家。西方宗教



的精蘊還待從深處去發掘。翻閱任何一本雜誌書冊，都不難找到對西方社會、歷史、宗教、文化的誤解或偏見。翻譯書籍，介紹學說也往往不論其說的究竟價值。缺乏客觀嚴肅的研究態度也是一種通病。此外，思想落伍又是一蔽。大學內教授們所講授的是他廿年前學來的一套。許多理論思想在歐美早過時了，在中國方新鮮上市。我們對人家的學問一知半解，對自己的認識也就難免沒有偏差了。

歸根結底，我不主張什麼都學外國。西方人可向中國學習的很多；中國文化能對西方有多方面的貢獻和重大的影響。但是我們要談中西文化問題就該先破執解蔽，不該先有成見。讀西洋書不可只求印證我國文化的高貴，念國學古籍也不能只爲尋覓超於西洋人之處。做學問應抱有唯真是求的態度，不持門戶之見。同時我們也不要局限自己，閉門造車，作自我陶醉。面對現實而求改進，排外和媚外都是一般荒謬。

民五一年七月

## 二、真理寶座之傾圮

原著者馮·希德勃郎教授 (Dietrich Von Hildebrand) 早年就讀德國哥庭根大學 (Univ. of Goettingen) 從現象論大師虎塞爾 (E. Husserl) 及席勒 (Max Scheler) 、李浦斯 (T. Lipps) 、賴那 (A. Reinach) 諸人研究哲學，與海德格 (M. Heidegger) 、斯坦因 (Edith Stein) 爲同窗友。一九一二年於哥庭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執教於慕尼黑大學 (Univ. of Munich) 。及納粹黨興起，教授先後曾避難於奧、瑞、法、葡、巴諸國；現居美國，爲紐約福敦大學 (Fordham Univ.) 研究院哲學教授。其著作多用德文寫成；英文著作有倫理學 (Christian Ethics, David Mackay Co. N. Y. 1953) 、論真偽道德 (True Morality and its Counterfeits, David Mackay Co. 1955) 、新巴伯爾塔 (The New Tower of Babel, Kenedy & Sons Co. N. Y. 1953) 等十餘種。本文即新巴伯爾塔之一章。該書爲作者對現代思潮之批判，由七篇論文構成。第一篇論現代存在主義，第二篇即真理寶座之傾圮，其他五篇，兩



篇論現代藝術，兩篇論現代教育，一篇則爲實用功利主義批判。該書原爲歐美知識份子所寫，故譯者斟酌摘要意譯，庶幾適合我國讀者。

著者在全文中對自己的正面思想並未詳細說明。他的正面思想是：認識真理是理智與客觀事實相合。客觀事項是你我外的存在。當然，客觀事實不一定只是感官經驗的對象，也是理智的對象。人的理智有認識事物的能力，有抽象思維的能力，有推理的能力，由此而得的結論是有效的，能是客觀的事實。有了這幾點理念，再看下文就清楚了。

——譯者——

真理寶座之圯毀無疑是現世代最大的惡疾，從前無論什麼學說都以真理自居，一切學說無論怎樣錯誤可笑，都以真理爲他們的最後最高準則。一件事是否真實，沒有人以爲兒戲。懷疑論者，相對論者，不可知論者雖然否認客觀真理，或否認認識真理的可能性，却都從真理觀點長篇大論地證明自己應當否認真理。這是矛盾，也是事實，因爲人在否認真理之際，實已暗自肯定了真理的存在。

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可說是首先明明拆毀真理寶座的思想體系。它們對真理開